

文苑初鸣集

(第二辑)

王昊◎主编



安徽师范大学

文苑初鸣集

王
昊◎主编

(第二辑)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 芜湖 ·

责任编辑:胡志恒 刘 佳

装帧设计:丁奕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苑初鸣集.第2辑/王昊主编.—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5

ISBN 978-7-5676-2374-3

I. ①文… II. ①王…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20991号

文苑初鸣集(第二辑)

王 昊 主编

出版发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241002

网 址:<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0553-3883578 5910327 5910310(传真) E-mail:asdcbsfxb@126.com

印 刷: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2016年5月第1版

印 次: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规 格:700×1000 1/16

印 张:17.25

字 数:230千

书 号:ISBN 978-7-5676-2374-3

定 价:45.00元

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安徽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阶段性成果

地方高水平大学汉语言文学重点建设专业项目阶段性成果

教育部卓越中学语文教师培养改革项目阶段性成果

安徽省质量工程卓越语文教师培养计划阶段性成果

安徽师范大学卓越文科人才培养计划项目阶段性成果

安徽省重大教改项目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研究阶段性成果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创作人才协同培养实验区项目阶段性成果

前 言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前身是1928年建立的省立安徽大学中国文学系，是安徽省高校办学历史最悠久的四个院系之一。刘文典、郁达夫、苏雪林、周予同、潘重规、宛敏灏、张涤华、祖保泉、刘学锴、余恕诚等一批著名学者曾在此工作，在老一辈学者的示范引领下，文学院形成了深厚的学科积淀、优良的育人传统。文学院在八十七年的办学历程中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如享誉学界的朱良志、邓小军、周啸天、胡晓明、李向农等杰出学者，活跃在文坛的许春樵、罗巴、凤群、邢思洁、徐明等优秀作家，坚持在基础教育一线的邓彤、郭惠宇、王屹宇、肖家芸、王晓平等卓越教师，驰骋在商界的王大明、徐高潮、余伯诚等成功企业家，在国内有广泛影响的刘春、吴征、赵焰、朱晓琳等媒体精英，及央视百家讲坛著名主讲人鲍鹏山。2014年文学院校友频传喜讯，朱良志教授的《南画十六观》荣获第九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著作类特等奖，周啸天教授的诗词选《将进茶》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2014年，文学院申报的卓越中学语文教师培养改革项目成功入选教育部首批卓越教师计划，文学院学子获得了第二届全国师范生技能大赛二等奖等国家级奖项。2015年，文学院余恕诚教授、胡传志教授获得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这些成绩的取得进一步提高了文学院在国内的知名度。

由于历史与地缘等原因，安徽师范大学没有搭上“211”高校的快车，丧失了很多发展机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校的发

展。然而，经过全校师生的不懈努力，安徽师范大学2014年1月成功进入省部共建高校行列，站上了新的发展起点，再次整装出发。人才培养是高等院校四大职能中的核心职能，在近九十年的办学历程中，文学院始终围绕人才培养不断探索与实践，先后获得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国家级特色专业、国家级教学团队等7个国家级科研、教学平台，这对于省属重点大学来说实属不易。在高等教育迅猛发展的新形势下，我们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更新办学理念，创新办学方式，改革教学方法，逐步形成了以第一课堂为中心，以富有专业特色的第二课堂和卓有成效的社会实践为两翼的全面系统的人才培养模式，进一步提升了人才培养质量。为了将“以生为本”的理念落落实细，切实提高学生专业核心能力，2013年文学院举办了首届原创作品大赛，并将大赛获奖作品结集出版，名为《文苑初鸣集（第一辑）》。如此命名基于三点考虑：一、“文苑”者，文院也；文院者，文学院也。在日常交流中学生均简称文学院为文院。二、文苑与“文苑”谐音，历朝史书“文苑传”为文学人物立传，蕴含我们对学生成长为文苑英才的美好祝福。三、初鸣者，初次鸣叫也。对很多同学而言，这是他们发表在纸媒上的处女作，是名副其实的初鸣，我们盼其能“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首届原创作品大赛成功举办之后，同学们尝到了“甜头”，积极性得到充分调动，创作和发表作品的愿望明显增强。参加第二届原创作品大赛的人数大幅上涨，组委会共收到参赛作品600多件，作品质量较首届有了一定的提升。尤为可喜的是，参赛作品的文体更加丰富了，除了首届大赛中的小说、诗歌、散文、论文之外，增加了话剧文体。学院组织相关专业教师从参赛作品中评选出了一、二、三等奖，从专业、学科平台经费中拨出了专款将优秀作品结集出版，于是有了眼前的《文苑初鸣集（第二辑）》。从语言的功力、视野的宽度、生活的厚度等视角看，文集集中所收作品或许还有较大的锤炼、润色、打磨的空间，但它们给我的最大感受是真实无伪，有温度、有态度。陶行知说：“千

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做人要做真人，做文章要做真文章。清人法式善曰：“性情真则语虽质而味有余，性情不真则言虽文而理不足。”从这一角度来看，文集所收作品表现了当代大学生的真性情、真想法、真功夫，散发着他们的体温与纯真，透露了他们微妙真实的情感世界，是质而有余味的，非常值得我们珍视。文集付梓后，评判权掌握在读者手中，就像在“非诚勿扰”的舞台，“留灯”还是“灭灯”就由读者诸君做主了。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 王 昊

二〇一五年十月一日

目 录

小 说

- 003 鱼/徐可
- 016 桔梗花开/韦伍云
- 028 清 梦/戴文琦
- 032 落 谷/高博
- 041 一口气/李芳芳
- 050 蜘 蛛/刘慧慧
- 055 火 车/钱圆
- 059 世有名花/邹景

话 剧

067 这一夜/曹凡

078 侠之大者/章润发

散 文

095 海棠蹊灰/丁玲

100 一束阳光/张振

104 花满枝丫/周文超

110 鸟儿又叫/常肖肖

114 浮生一场自渡/程韵蕾

117 另一种绚烂/皇甫一秀

120 花开花落故人心/李娟娟

123 纪念一只小猫/吴琼

128 归/汤静

131 最忆是味道/吴曦

136 江南的春天/禡思彤

138 镜湖千百年/杨墨

142 犹及清明可到家/叶宏娟

147 雨的印记/赵彩玲

150 江南春之风雨花/何琪

153 寓“梦”于“实”/潘峻

155 素简人生/宋盈盈

158 洗 头/唐汝娟

161 停一下，寻一处桃源

——对家乡那个特殊节日的怀念/王洪方

165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浅议李白的浮生若梦/谢蕊心

- 168 紫薇·时光流年·大一/徐娟
170 隰桑/章胜男
173 深秋的记忆/周瑾

诗 歌

- 177 江南之春三首/林丹
180 诗词十三首/张世宇
185 一得集/蒋娜
186 江南春/王楠楠
187 如果，我愿/吴仕颖

论 文

- 191 红娘形象在《西厢记》中的喜剧效果/李盼坤
200 “大观园”与“葦芥庵”之乌托邦思想分析/储雪晴
207 《山上的小屋》的另一种解读
——兼重审小说中“我”和母亲的关系/洪淑瑶
217 《烟台条约》与近代芜湖/牟春
224 浅谈晚唐艳情诗中的女性观
——以杜牧、罗虬为例/宋晴晴
237 有什么好?
——读杨绛《洗澡》中的姚宓与宛英/徐文萍
244 论《三国演义》中刘备“权谋诡诈”的性格/杨宣安
250 芜湖市各企业对秘书人才需求状况的调查报告/张宇英爽

小说

XIAO
SHUO

鱼

◇徐可

一、卜 萧

鱼

不要怀疑人的施暴能力，无论他曾弱小得多么令你同情。看看我眼前这个女人就知道了。她嘶吼着扯人衣衫，扇人耳光的样子活像狩猎中的母狮，谁也不敢相信，就是这个女人，昨天跪在派出所门口垂泪到天明。原来她一直没有放弃寻找她的猎物。或许她真的需要猎物，她需要用锋利的牙齿刺入它们的血管，只有那股腥甜的暖流沁入口中，才能安抚她悲苦已久的心。

在烟灰缸即将砸向那颗垂丧的头颅之前，我及时抵住她的手：“你这一下拍下去，你儿子即使出来也见不着他娘了。”说着顺手将烟灰缸夺下来，不想她攥得太紧，我竟没站稳，退了一步。“啪！”烟灰缸碎了一地。

几个同事赶忙从后面冲上来抱住她，我徒弟许苗苗忍不住插嘴：“你这个女人怎么这样。昨天可怜巴巴，今天又跑来发癫。这儿是公安局不是菜市场。怪不得你儿子砍死……”我拍拍她的肩，她便住口，继续埋头扫地。

“把那孩子带到审讯室，其他人都回去吧。”我说，“卜梅，过来。”女儿从许苗苗那儿向我走来。“今晚我可能会回去晚一点，记得跟妈妈说，别等我吃饭了。”女儿点点头，说道：“可今天是妈妈生日哦。”

生日。我像是突然从时间黑洞钻回来一样，对这个词分外陌生。“那就替我跟妈妈说生日快乐吧。”女儿耸耸肩，又屁颠屁颠地跑向她的苗苗姐。

窗外的秋风又开始肆虐，屋子里什么声音也听不到。我摘下眼镜，拿衣角擦了擦，再戴上去。那个女人不再发疯，坐在椅子上低声喘气，一副恨不得把椅子坐穿的表情。我瞥了她一眼，不知哪儿来的念头，今后谁给她过生日呢？反正不是她那个砍死了人的儿子。昨天她扬言要跪到总局，我猜她今天应该没时间了。我看看墙上的钟，七点十分。《新闻联播》播了快一半了。

有人从背后拍拍我，是郝建。他递过一支烟，我接着。

郝建咯咯直笑：“好家伙，够厉害啊。”他的鼻子像个喷气的火车头，“这许多年没见，你居然练成了一眼看穿小偷的功夫。”

“他是惯犯了。”我让烟草味在口腔内多停留了一会儿。

“多亏你，不然衣服都让她扯光了。”

“还赌吗现在？”

“就剩个儿子了，”他夹着烟的手指刚送至嘴边，顿了顿，轻轻咳了一声，又像在笑，“人家不要。”

“幸好不要。”我也笑了，“你儿子呢？”说着摁灭了半根残烟。

“摊上我这样的爸爸，儿子搞定晚餐的技术一流啊。你居然舍得掐灭，上学的时候我的烟全让你偷光了。”

“戒了。”

我一直不太明白自己与别人的友谊是如何建立的，正如我不知道爱情是如何毁灭的。我用了半根烟的时间重拾了与郝建的友谊，而从前为了她没少跟郝建撕破脸的女孩子，我连用半根烟去回忆她姓什么的工夫都没有。也许有些东西一直就在那儿，但我们总像看见落叶一样毫不怜惜地踩上去。

那个小偷就坐在我对面，脑袋像灌了几十吨铅，声音含混，跟他漫长的未来一样暧昧不清。他还只是个十六七岁的孩子。我死死盯着他，感觉自己的目光比街头那些紧握别人双手，声称能

看穿命运的半仙还要深邃，实际上我只是有一些尘封的思绪等待擦拭。

我俯身去看小李记录的口供，上面爬满了足以让他的小学语文老师羞愧难当的字迹。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耳边突然炸起一记惊天动地的拍桌声，小李用一种几近感激的目光看了许苗苗一眼。“下次可以轻点。”我对她说。

那孩子就像植物人只能转转眼珠那样动了动腿，以表示自己没聋。我靠着椅背，默默望着他。这个年轻的躯体正在干枯，浑身上下没有丝毫可取之处，衣服甚至还是上次抓他穿的那套。你对他吼几遍“看着我的眼睛”，他才会稍微抬头瞟着你，而你会气馁，从他枯井般的眼眸里只能攫取深不见底的空虚，你自己灼灼的目光投进去，也只是黑洞洞的空虚。有时候，我甚至有一点想听到他的真话，比如偷来的钱到底怎么花的？干吗不买件新衣服？有心爱的人吗？体会过被女孩爱上的滋味吗？但他的手总是交叉着向外翻，摆出一副与我无关的姿态。于是我总是靠着椅背，一动不动。以冷漠对抗冷漠，这是最好的态度。我盯着他，脑海却像老旧的放映机，正播放着发黄的胶片。我输了，他似一堆吹不起的死灰。不过无所谓。

“钱包里就五十，”我自言自语道，“先送到看守所吧。”我抓起外衣走出审讯室，发誓以后再也不盯着他的眼睛，几乎快把我拖进无底深渊。放映机“吱呀”作响，胶片缓慢运行，吵的，闹的，痴的，笑的，他说你厌倦吗？怀念吗？后悔吗？我说你放屁，我怒不可遏，我说不许笑，他说我没笑，你放松点，我要爆裂了，明明就是你在笑，他说是你自己在笑，我吓，吓的一声恰如笑声。我赶紧转身逃走。

我径直走出大厅，直觉感到那女人朝我扑来。我毫不犹豫地抓起郝建的胳膊：“我们走。”

我们去了码头边的一家排档。那里冷清得很，去的最多的是跑完步又自暴自弃吃夜宵的人。很久以前，江浪也是这样反反复复，就在这家店，我们差点把对方的脑袋砸开花。因为那个女孩

要去国外念书，她会把我们忘得一干二净，要脑袋来做甚。我听到了许多杳无音讯的同学的故事，大多数毕业之后我就再没想起过。我和郝建喜欢过的那个女孩长大了，长老了，女儿十七了。我以前喜欢的女孩也十七，原来是她女儿。难怪我没跟她在一起，原来我喜欢的是她的女儿不是她啊。啊！我突然明白爱情为什么毁灭了。她有女儿，我们以前喜欢的人没女儿。不是她，不是她。我们俩都笑了。原来是场误会。

好像有个什么诗人写过，鱼在盘子里想家。如果我是那个诗人，我宁愿这辈子不再做吃鱼这样忧伤的事情。不过很庆幸，我没有成为诗人，于是我总是可以欣然地享用鱼肉。我冲着老板喊，烤鱼呢。老板给烤鱼翻了个身，说，烤着呢。我盯着他拿着脏刷子在鱼身上翻来覆去刷着油，一层又一层，白烟滋滋地往上冒。我拼命瞪着鱼，生怕它突然蹦出来，第三层，第四层，终于撑不住，身子一松，喉头一紧，“哇”一声吐出来。

后来的每一天，想起那晚，都恍如隔世。在我对着大腿呕吐的时候，我就把余下的一晚忘了个干净，只是偶尔还剩下一条鱼的影子在脑海里晃悠，浑身油腻，张着嘴，快要被烤熟，差一点。

我不该遗忘的，就像我不该用“恍如”二字。听起来像是背叛，可事实上人总是在用遗忘的方式告别，而不是那句噙满泪水的“永志不忘”。

二、卜梅

尘屑落满了楼道。某家装修的轰鸣声长久盘踞在卜梅的耳边，有如一只年老的驴强撑着枯枝般的四肢，在磨边发出绝望而粗糙的嘶叫。卜梅低着头一个劲儿往前走，脚下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出现一溜血点，像被稀释了的红墨水洒在白瓷砖上。卜梅赶上几步，看见一个老大爷左手扶墙，右手拎着黑胶袋，挪到台阶前抬起脚，抬脚时缓慢的弧度清晰可见。胶袋边缘依旧不停地渗下

血红的水滴，里面似乎有什么在活蹦乱跳，噼啪作响，与轰鸣声混作一团。是鱼。老人的袖管空荡荡的，却丝毫没有被手里临死挣扎的鱼所动摇，此时他已结结实实踩上了一步。

卜梅突然想起一个故事，曾经有心理学家将一个死刑犯带进一间小黑屋里，蒙上死刑犯的眼睛，告诉他，他们将割破他的手腕的血管，让他血尽而亡。第二天死刑犯果然死了，但血管并没有被割破，只是手腕破了些皮。原来心理学家在他身边放了一个滴水的龙头，他听着这些滴水声就以为是自己鲜血流失的声音。熬过一夜，就没了心跳。卜梅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是在五年级的心理课上，老师说出真相的一刹那她号啕大哭。她的同桌是一个捣蛋的小男孩，他抓起铅笔盒兴奋地敲起书桌，大声喊：“好哭鬼！好哭鬼！”同学们都被吓了一跳，围上去问她怎么了。她只顾着哭，嘴唇一张一翕，像只离了水的鱼。她听见了他们的关切，密密麻麻地裹住了自己，然而她肿胀的喉咙出不了声，也不想出声。她无法回答自己的眼泪从何而来，况且这眼泪与他们无关，他们关心的是何时恢复一个平稳而不被打扰的世界，与其说他们关心这个打破平衡的人，更不如说他们好奇。她还在哇哇哭着，身体里却飘出另一个自己，冷眼观看这个可笑的自己，如同晨昏线般决绝的割裂。大家渐渐开始手足无措，连小同桌也心虚地望着她，不再吭声。“哗”一声，讲台上一排粉笔盒被掀翻的声音成功吸引了所有聚集在卜梅身上的稚嫩的目光，白色的粉末趁机飞扬跋扈，纷纷如蒲公英般散落在地上、前排孩子的眼中和女老师乌亮的发梢间。这个爱穿粉红裙子的年轻老师眉头紧锁，也不管手心沾着许多粉笔灰，指着卜梅，愀然作色：“你再哭，我喊你班主任来！”

从小到大，卜梅只当众大哭过两次，而上一次是出生。后来卜梅再也没让别人见过自己的泪水。似乎是作为鼓励，卜梅也越来越优秀，之后一直是班长。几个小时前，她刚组织了一场班级募捐活动，为一个得了骨癌的女同学。当她下午走进学校时，扑面而来的红色触目惊心，横幅，募捐箱，甚至连学生的衣服都连